

走失的卡诺

李清源 / 著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6年卷

李清源

作家出版社

中篇小说集

走失的卡诺

李清源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失的卡诺 / 李清源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8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6年卷)

ISBN 978-7-5063-9114-6

I. ①走…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9273 号

走失的卡诺

作 者：李清源

责任编辑：李亚梓

特约编辑：朱晓岭

装帧设计：守义盛创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210

字 数：200 千

印 张：8.375

版 次：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114-6

定 价：30.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任 何建明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

吴秉杰 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施战军 崔道怡 梁鸿鹰 阎晶明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任 葛笑政

副主任 李小慧

委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李清源，男，1977年生，河南禹州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当代》《芒种》《青年文学》《福建文学》《莽原》《四川文学》《长江文艺》《散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小说选刊》等刊，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获“《当代》文学拉力赛”2015年度中短篇小说总冠军，第二届杜甫文学奖。

总 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

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 21 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

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

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 年初秋

序

还是喜欢读写人物的小说

张陵

喜欢李清源的小说。因为按惯例得写点文字，于是就会自问：喜欢他的作品哪一点？这个作家虽然年轻，但整个语言状态颇为沉着稳健，看得出对小说的认识把握很有心得。而最让我看重的是，他的每一部小说，都非常自觉地写人物，塑造人物形象。也许，就是喜欢这一点。

《走失的卡诺》写职场的故事，主要人物是一个叫皮二娟的小职员。她的个性比较内向，不太合群，情商不高且有些神秘古怪。这样的人很容易被边缘化，也很容易被误解。果然，皮二娟因为老板的宠物丢失而受到怀疑。所有的人都认定，是她故意把老板的宠物偷走并残忍地杀害。结局是人们发现了偷老板宠物的正是那个指责皮二娟最凶，看上

去很正面的女职员。而这时的皮二娟则因自己心理问题跳楼自尽。小说结局有些残忍，但作家对女主人公还是非常同情。这个职场的另类，却是那样无助，那样受屈，那样受伤害。我们会注意到，皮二娟这个小人物，根本不如老板的一只小宠物狗重要。丢了狗，老板像丢了魂似的，但开除皮二娟，老板就随随便便。皮二娟死了，公司绝没有丢失一只狗那样慌张。这种对比让作品呈现出批判现实的思想意识，皮二娟这个人物因此完全有别于职场通常的人物而有了一点形象塑造上的新意。

《苏让的救赎》则写三个都有责任心的人之间的误解与和解。父亲苏克修因一些事情被村里人看成是对妻子对孩子极不负责任的人。这种评价也深深影响着苏让，直到上完大学进城谋生后，也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但生活中，他终于发现自己其实是个很不宽容不会宽容甚至很任性的人。他和女朋友谢春丽的关系紧张完全是他的任性引发的。同时，生活也教会他怎样看到人性的正能量的一面，学会宽容和理解。这时他才发现，父亲粗放的外表其实裹着一颗男人负责任的心。由此他也学会了男人表达情感和爱的方式。他的思想进步，也得到女朋友的谅解。这三个人的道德关系，构成了人物性格挺立起来的厚实基础。在我有限的阅读里，最近的小说还很少这样写父亲的——由痛恨慢慢转入理解。可以看出，作家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抱有很深的同情。这是一个写实作家应该有的良知。

《二十年》的主人公刘佩瑶是个骄傲的人，但在走向社会的二十年里，她却过着很不幸福的生活。她的婚姻不如意，带出了许许多多生活问题。她陷入吸毒的困境。重要的是，她的个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的品质也和她的美貌严重背离。她实际上成了杀死自己男人的凶手，突破了人性道德的底线，成了一个被生活损害的女性。作家写出了她二十年性格中的矛盾冲突，写出了她人性挣扎的内心。最后不得不让主人公以死来完

成悲剧性格的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我们可以从许多经典性的作品中找到影子，也许不算新颖，不过读下来还是会让人感慨一番的。

《相见欢》中的杜信美的形象也很突出，看上去有点“二百五”，其实做事情有股执着劲的个性，让人印象很深。在生活底层打拼的女性，性格呈现出许多复杂性，释放出丰富的信息。她表面上的乐观，却有效地掩盖了生活的艰辛。这个故事反映了当代底层人奋斗的艰难和必须付出的人性道德代价，让人沉思。小说的女主人公塑造得还是比较丰满的。

人物与人物关系，确实是李清源小说的重心。虽然，他讲故事的能力非常强，但他还是坚持用人物来牵动故事情节的进展，而尽可能不让故事牵着人物。这种叙事重心向人物倾斜，带来小说人物表现空间的拓展，比较充分地展现人物个性的细节，有利于打造人物形象。他的这几部小说，都非常好地遵守了这个理念，坚持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实原则。

这样的坚持，带来了李清源小说的现实主义意识。在我的理论思维的框架里，写实与现实主义是有区别的。二者虽然互为关系，现实主义一定会更倾向写实，而写实则不一定具有现实主义品质。写实更多地指叙事方法，以更接近真实的描写调动阅读介入。而现实主义则更多指一种文学精神，表达对时代、历史、现实的认知和把握的思想，通常持人性道德批判的态度。李清源的小说人物有血有肉，可感可摸，能够立起来，也就能够支持作家从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描写中思考社会人生，也具有了一定的现实主义的品质。

当今，让一个青年作家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品质并不容易。并非青年作家没有思考批判现实的能力，也不是青年作家没有思想，更多的是，当今流行的或占主流的文学思想并不支持文学的现实主义，更愿意引导文学朝着“自我”方向走。于是文

学更多地写“自我”，而不写“他者”，久而久之，重心就转移了，写实的技艺丢了，现实主义精神也丢了。现在比较流行的，通常是所谓的“第一人称”小说，把“我”当作品的主人公，从一个有限的视角，去看现实生活，去描述事物，写的都是关于“我”的事，都是“我”解构过的现实，用解构“自我”来解构现实，甚至历史，试图走向文学自身。这种思想倾向看上去颇为现代，据说具有反对全知全能的功能，但过于“自我”，老是围着“自我”转，会让文学越来越窄小，越来越远离真正的现实。现在看来，也许是个好理念，但在写作上，并不是个好方法。

李清源的小说也多用“我”作为叙述者，也用第一人称。但我们发现，这个“我”并没有自我解构的企图和冲动。叙事者的心态和姿态并没有变态变形，而是保持理性认知的坚定性，并由此去看待“他者”，也就是我以外的现实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人。这样的第一人称选择，仍在写实的构架内。他的作品，心中有“他者”，重心不在“自我”，在“他者”。从这个立意和理念出发，自然会以人物为中心，以讲述人物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为重点。打基础的时候，掌握写实技巧，学习现实主义精神，可看作是文学的正道。

目 录

总序：	袁 鹰	1
序：还是喜欢读写人物的小说	张 陵	1
走失的卡诺		1
苏让的救赎		49
二十年		103
相见欢		156

走失的卡诺

卡诺走失已五天。老总将赏格提到了五百元，情绪也从先前的躁怒变为低落。他在酸枝木条案上写完一首刚赋的诗，手提毛笔忧伤地望着我。

你说它会不会已经死了？

我站在书桌旁看他写字。老总的字枝枝杈杈，不拘一格，他自称脱胎毛体，又融贯了他独有的精气神，所以大气磅礴，让人一望折服。有几个字过于潇洒，我认不出，但我并无羞愧。我说：不用担心，吉狗自有天相。

托你吉言！老总将毛笔搁到青瓷笔山上。这首诗写得如何？

很好。

老总是个文化名士，不光会书法，还会写诗，而且只写旧体诗。那些诗在我看来近似打油，格律却很严整。我经常见他手捧平水韵谱，躲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神情凝重而痛苦。所以他看不起新诗，认为新诗太好

写了，简直就像拉稀。我想到他写诗时的表情，恰如得了便秘。从难易程度上来说，便秘的确没有拉稀来得快，那么根据等价原则，他蔑视新诗也有道理。他指尖点着条案，直勾勾盯着我。“很好”两个字明显不够，他在等我具体评析如何好，有多好。我假装迟钝，转身坐到了稍远处的沙发里，没有迎合他的欲望。

当我再次把目光投到老总身上时，他也已坐到了办公桌后巨大的老板椅里，抓起两只文玩核桃转了几转，又丢到桌子上，脱下手腕上的念珠一颗颗扣弄起来。我要再写一首律诗。他说。他瘦长的脸上依旧显露着失望，下颌稀疏的小胡子亦不满地抖动。或者填一首词，用慢调。慢词更难写，也更能表达我对卡诺的思念之情。五天五夜啊，卡诺也不知道在哪儿受苦，想想就受不了。妈的，大楼物业是吃干屎的，楼道里的摄像头坏了也不修，明年的物业费不交了！还有皮二娟，那天晚上她走得最晚，为什么没看好卡诺？她要负主要责任！一会儿让办公室通知她，叫她滚蛋！

在我所坐的沙发扶手上放着张三十六吋的照片。卡诺在照片里呆萌无比，明透的阳光穿过白桦树洒下来，它身上黄白两色的毛亮绒绒的像云朵。这是小梁拍的。小梁是我的徒弟，喜欢摄影，但很业余，再好的单反在她手里也只能充傻瓜使。卡诺这张照片，是她所有摄影作品里拍得最好，也最具艺术性的一张。卡诺失踪之后，她把照片传给老总。老总看得伤感不已，遂教她打印下来，打算挂在办公室里，时时观看以慰渴思。但是打印好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觉得把它挂到墙上就像遗像，太晦气了。

老总抄起办公桌上的保温杯，喝了几口水。保温杯貌不惊人，但价值不菲，据说是养生大师按照太极原理亲手打造，经常使用能够去病健体，扶正辟邪。热爱传统文化的老总对此深信不疑。喝过水后，老总的情绪平复了些。

呃，邵维，你有事吗？

我在沙发里欠了欠身。嗯，我……

哦对了，有个重要的事，我正想找你商量。来，你坐到这边来。是这样——

我坐到办公桌对面一把藤椅上，将目光丢向桌面那沓文稿。文稿上压着一张老总的名字，“通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几个字清晰可见。这是我们公司的名字。说起这个名，省城业界知者众多，因为老总路子大，每年都能拿到不少羡杀同行的业务。省城文化公司繁如两年前卡诺身上的虱子，大多经营惨淡，寒酸得像皮包客，能雇七八个员工撑门面，就算是好玩家了。像我们公司这样，分门别类地养着几支团队、三十多个员工，是非常罕见的。老总以此为荣，在所有公众场合自我标榜，谈起同行时一副睥睨众生的神气，俨然是业界里的巨鳄，搞文化的大亨。

政府和国企的钱不好挣了，会务和演出业务也越来越少。这样下去可不行。我想转变一下经营模式，对公司进行相应改造。影视制作部保留，但要裁人。会演部并入你的策划部，统归你管，但是也得裁人，具体裁谁你拟个名单。业务部要扩大，多招些业务员，大活儿要继续争取，小活儿也不能放过，只要多，也有赚头。你看行不行？行的话我让办公室拟方案，明天开会宣布。

会演部总监怎么安排？

让他做策划部副总监，当你助手。呃，邵维，裁谁留谁你和他商量着定，我不干预，但是皮二娟一定要赶走。

公司的颓势为时已久。半年前我已建议精简人员，转变经营模式，老总嘴上认同，但不施行。我知是因面子问题，对老总来说，公司的员工可以更换，但不能裁减，裁减就等于宣告经营不善，伤害他文化大亨的形象。他今日终于接受现实，说